

## 【传统漫谈】

□曹务堂

随着时代的变迁,语义也在不断地变化。有的词在某个时期是褒义词,到了另一个时期却变成了贬义词,但由于某种原因,后来又变成了褒义词。“先生”一词的“V”形变化即是一例。

从解放前到“文革”前,“先生”都是“对知识分子和有一定身份的成年男子的尊称”,如在比较正式的场合,讲话人都是以“女士们,先生们”开头。在高校中,学生或同事对德高望重的教授也偶尔用“先生”之称,以示尊重。

另外,“先生”还可以称“别人的丈夫或对人称自己的丈夫”,但都必须带人称代词作定语,如“她先生出差去了”,“等我先生回来,我让他马上去找你”。这种用法也是对别人丈夫和自己丈夫的尊重。然而据笔者的观察,这种用法在港澳台

## “先生”一词的“V”形变化

地区和海外华人中比较流行,内地人似乎很少有人这样用,总觉得“他”有点“太高雅”,也或许是多数人还没有养成这种习俗。

值得一提的是,“先生”不但用于男性,也可以称那些德高望重,拥有广泛的知名度,受大众爱戴的女性。然而,在国内能有资格享受这一殊荣者却寥若晨星。据笔者所知,毛泽东修书于宋庆龄及何香凝时均以“先生”称之,以表尊重。另外,学界也称“世纪老人”、著名作家冰心为“先生”。

然而,在“文革”那个极左的年代一切都走了样。那时是“同志”吃香,“先生”遭殃,渐渐沦为令人生厌的“弃儿”。

记得是1972年的一天,笔者听到一位年轻教师向一位姓王的老师请教时说:“王先生,我有个问题请教您。”当时我看

那位王老师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似的,非常不悦,并立刻拉下脸来严词道:“你不要叫我‘先生’。”结果弄得那位年轻教师有点下不了台。

然而,令人欣慰的是,改革开放以后,“先生”一词也遇到了“柳暗花明”的发展机遇。开放初期“他”渐渐甩掉了“文革”中那顶令人讨厌的帽子,之后其“尊重”之意逐日恢复,再后来就逐渐华丽转身为让人喜爱的词汇,喜出望外地成为语林中的“宠儿”。

特别是近几年来,“先生”更是时来运转,越发地身价倍增。对此,笔者深有体会。自1978年以来,笔者曾与国内30余家报刊杂志的编辑们打过交道,他们回信时都称笔者为“老师”。然而近两三年来,编辑们给笔者回信时称“先生”者不乏其人,使笔者颇有“受宠若惊”之感。

不久前,笔者读到资中筠谈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文章,“编者按”中提到,资中筠是当下国内为数不多的有资格被称为“先生”的人。资中筠先生现年84岁,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,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、《美国研究》杂志主编、资深学者、翻译家,《廊桥遗梦》就是翻她之手翻译。

另外,前段时间笔者还曾见到有人给一位普通的女士写的条幅,上款竟赫然写着“某某先生雅正”。很显然,书写者是想表达对这位女士的尊重。该词用法虽然欠妥,但从中我们不难窥见当下“先生”被人们推崇到的地步。

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看出“先生”一词经历了一个“褒义—贬义—褒义”的“过山车式”的演变之旅,至今尤为众人尊崇。



## 【亲情相册】

## 周馨一家

□周馨

1981年10月,我和父母在广东省始兴县一照相馆内合影留念,拍下左边的这张照片,我的父母都是广东客家人。

2014年1月在上海家中合影,拍了右边的这张全家福。我2006年来到上海,2007年和丈夫结婚定居此地,2010年生下儿子。我的父母2009年搬到上海和我们同住。



## 【亲情绵绵】

□孙建文

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东西沉淀于我们最隐秘的心底,如一缕温暖的阳光,驱散着心灵的黑暗,增强着生命的钙质,让我们在漂浮不定的生活和物欲充斥的环境中心怀感恩和感动,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,并不断追寻着崇高与光明!

小时候,我体弱多病,出生七天就患上了一种当时很凶险的风病,说是凶险,并非不可治,关键是没有药,当时许多得这种病的孩子都死去了。万般焦虑中,父母终于等来了一个

## 生命的钙质

好消息,治疗这种风病的药物买到了,我的命终于有救了。

后来听母亲说,我生病时牙关紧闭,是三婶把自己的奶一滴一滴从我的牙缝往里渗。

六七岁时,我又得了黄疸性肝炎。这种病现在算不上大病,也很容易治疗,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,一家人想尽了办法,最后,二婶打听到自己娘家有一种治疗这种病的偏方,便带我到了婶姥姥家。

家里没有交通工具,二婶就背起我往一个民间大夫家里赶。

二婶个头不高,那时我都长到她下巴那么高了。她背起我有些吃力,深一脚浅一脚的,路上几乎没有休息,到了大夫家早已经气喘吁吁。只可惜我那时候还小,无法体会大人的辛苦。

这种药是由蒜和一些中药组成,外敷在胳膊上。没隔几天,就要回去换一次药。这次看病,二婶把我留在了婶姥姥家,以后每次换药,都由大舅或舅妈带我去。晚上跟着婶姥姥睡,每天一大早,婶姥姥总会为我单独做一碗挂面,打上一个鸡蛋,滴

上香油,这是我那时吃的最温暖最美味的饭了,我从那时起也养成了爱吃挂面的偏好。直到现在,我都无法忘记挂面的香味,它不时刺激着我的神经,触碰着心灵的柔软。吃一碗面,在当下是最简单的饭了,然而,在那时却是最难得一吃的美餐之一。

母亲、三婶、二婶、婶姥姥,她们是中国最普通的女性,然而正是她们给了我的生命的钙质,在我的心中垒筑起温暖与坚强,让我脆弱的生命得以有意义地延续。

## 【逝者背影】

□卞文志

读初中的时候,语文老师曾充满情感地带领我们学习朱自清先生的名作《背影》。老师每一段落、每一句都给我们作了讲解,并要求每个同学写读后感。那时,我觉得这篇文章没有什么值得感动的东西。

今年春节后,我从一本旧的散文选集中再次读到《背影》,慢慢地读完后,刹那间有一种感动溢满心头,内心深处酸酸的。文章中的每一个字词,都在拨动着我回忆的心弦,我因而一次次地追寻着父亲的背影。

那年离开老家回城,我站在坎坷的乡路上,凝望父亲与我挥手后回村的背影,此后不久,父亲便因病去世了。

现在想起来,这最后一次凝望父亲蹒跚的背影,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。我与父亲告别

## 重温父亲的美德

时,他的眼眶中涌动着混浊的泪水,他肯定是舍不得我走。

看着父亲隐没于村头树丛中的背影,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颤栗,这是父亲留在我脑海里的最后一个背影。几个月后,一生坚强、性格倔强的父亲便与世长辞了。后来我得知,父亲临咽气时,微闭的双目滚出一滴泪珠,嘴里一再念叨着:“我想进一次城,看看在外工作的孩子们!”而那时,我正在遥远的大西北采风,当我风尘仆仆赶回家时,父亲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父亲离世前半年,他最后一次进城来到我家。父亲弯着腰,挑着一篮子土鸡蛋,坐了半天的长途客车,从300里外的老家来到城里。在我们家住了不长时间,因听不到鸡鸣狗叫孩

子嚷,看不到牛羊踢栏麦苗青,他一遍遍地念叨着还是不如乡下好。念叨完了,他便到阳台上去看楼下公园里的花花草草,听树木上扑展着翅膀飞来飞去的鸟儿鸣叫。

站在屋里,我看着父亲凝看窗外的背影,便一次次地劝说,爸,您就多住一阵子吧,也让儿子尽尽孝心。听我不住地劝,父亲转过身来,随着满脸皱纹的舒展,高兴地答应道:“好,好,城里这么好,日子这么舒坦,我住上些日子再走。”我知道父亲的答应是违心的,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老家以及他养的那些鸡、鸭、鹅和小院中的花草。

时光飞逝,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,然而父亲的笑容和教诲却依然刻在我的脑海里。父亲如朱自清先生笔

下的父亲那样,不辞劳苦,热爱生活,用一颗热情的心关爱着自己的儿女和周围的每一个人。父亲离世后的这些年,每当我在路上或田间看见蹒跚行走的老人以及他们微驼的背影,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父亲。

这些年来,我从未写过父亲,我怕浅薄的笔写不出父亲如山般凝重的爱,写不出他从祖辈身上传承下来的优秀品德。现在重读《背影》,再也锁不住我对父亲的思念。父亲的言行操守,谆谆教诲,在今天仍似四季鲜花,永远绽放在我怀念的梦里。

## “家教·家孝·家文化” ——百姓故事

投稿邮箱:qlwbjia@163.com

## 孝行齐鲁 共建和谐

主办:山东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 
协办单位:山东领航汽车用品有限公司

我家与姥姥家隔着一座带状的大山。从我家往北五十米再往东一里地,沿着四十几度山洪冲刷而成的山谷北上,爬到山顶再小心翼翼沿着几十度斜坡下到背面的山谷,再往东行近十里,即是我姥姥家。

从我家到姥姥家,先要翻座山,然后过条河。夏天,烈日暴晒一路,来回一趟得晒脱一层薄皮;冬天,山顶上寒风呼啸,翻山时脸上都如同被刀割。去姥姥家,还有一条能通车的大路,六十多里,其中一半路程到处是土坑。

近九十岁高龄的姥姥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一处老宅院里。我的四个舅舅现在还健在的只有两位:三舅和小舅。他们俩家境一般,拖家带口一年有大半年在外地打工。姥姥的几个女儿也都不在身边,离她最近的就数我母亲和四姨。母亲得照看我儿子,一年到头难得抽出

## 【空巢里的孝心故事】

## 遥望

□星袁蒙沂

时间去看望姥姥。几个姨也是家里的小老的老,情况都差不多。

四年前,趁我结婚的机会,把姥姥接来我家一次。好说歹说,磨破嘴皮子才让她在我家和四姨家总共住了一个多月。在这期间,姥姥还因牵挂那破旧的老宅子,吃住不踏实,导致身体不适住进医院一个星期。鸡啦猫啦,院子里的辣椒苗豆角秧啦,都是姥姥的牵挂。

姥姥年迈,行动不便,虽说身体安康,终究令人不放心。母亲若两三个月不去看她,就不踏实,一天到晚坐卧不安的样子,让我们做孩子的看着也揪心。去年,父亲和小舅父下定决心硬是把姥姥接到我家。大姨和三姨不在了,二姨、四姨、小姨和我母亲一起商量让姥姥一家住一段日子,几家人轮流照顾她。为防姥姥反悔,不仅把人接过来了,连家里的小鸡、小猫这些也一并带来,让她没了牵挂。

在我家住了不到一个月,姥姥就又开始把回家挂在嘴上。母亲哪里肯应允,被姥姥吵得急了偶尔也大声拒绝,就跟批评小孩一样。回家干吗去?家里没有鸡没有狗的,一个破旧的老宅子有什么好不放心的?姥姥不说,但我们能看得出来,她多少是怕麻烦我们。

姥姥在我家呆了一段时间,去了四姨家,之后去了小姨和二姨家。半个月前,又让表哥接回到四姨家。四姨家与我家只有不到两里路,再过些日子,我再去把她接到我家。

在我们这儿的农村,老人一般都不愿意去女儿家长住。生病住院,也多是几个儿子家掏钱治疗。我三舅和小舅长期不在家,让姥姥自己呆在偏远的老宅子里,有时连吃饭和吃水都成问题。把姥姥接到几个女儿家轮流照顾,虽然不是她的本意,但这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弥补办法。毕竟,不管怎么说,一位近九十岁高龄的老人,不适合单独居住。

有一次,小舅酒后跟我承诺,谁家照顾姥姥,姥姥的养老金和补助等归谁家,他另外再掏钱补贴。小时候,姥姥非常疼爱我,之前我就已经表示,姥姥在我家呆多久都无妨,并告诉舅舅,我们根本不在乎什么补贴。

以前去姥姥家,经常见她站在院子口朝山外遥望。遥望大山的外面,那里有她几个在外安家的孩子。姥姥单独居住的日子,母亲也经常像姥姥那样朝着大山的另一面遥望,她所遥望的,也是她心中牵挂,大山那面的姥姥。

征文投稿信箱:qlwbxiaoxin@163.com